

傳統取向與後現代敘事取向的 諮商督導者角色差異之初探

盧鴻文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諮商心理組博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

從接觸後現代敘事取向至今，已逾十年，從敘事讀書會、工作坊、訓練團體、現代婚姻與家族治療督導，後現代敘事取向對我來說，宛如一股魔力，成為我個人重要的專業理論取向。後現代敘事取向強調解構主流的論述、建構更多偏好的故事、不強調闡釋(interpretation)使用，並聚焦在個人獨特的生命故事、主流文化下被壓制與被支配的故事(Lieb & Kanofsky, 2003; White, 2007)，此思維也引領著我陪伴許多的案主，從各種不同角度來看待自己的故事，了解自己的故事是如何被社會、文化、階級、性別等信念被建構出來，並被深深影響。藉由解構問題的策略，將人視為一獨立的個體，並將人與問題分開來對待，相信我眼前的案主或案家是他（她）們自己的專家，是他（她）們生命經驗最主要的詮釋者，並且秉持自己身為一個治療者的無所知(not knowing)，帶著「當事人的生活世界」及「當事人故事中事件的意義」的謙虛態度，從好奇的立場了解當事人的挫折、困境和渴望。

這學年因為修習博士班課程的諮商

督導，除了督導理論架構的學習，也開始學習實踐怎麼當一個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在這學習實踐的過程中，身為督導者的我，被賦予與被期待提供受督者「考核」、「示範」及「建議」等功能。在學習當一個新手督導者的過程中，受督者時而慌亂、不知所措，希冀透過督導的過程中尋求「唯一」、「正確」、「標準」、「最佳」的解答，來面對諮商過程中的困頓。然而，在這十年的後現代敘事取向的學習與體會的過程中，我的「專家」角色思維，漸漸被「解構」，眼前的當事人，才是自己問題的專家，當我從「諮商師」位移到了「督導新手」，此時誰才是「專家」、「老手」？這兩者間的掙扎，常常讓我在督導的過程中，不知如何選擇我身為一個督導者的位置？又再度讓我思索身為一位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學習者，如何看待傳統與後現代敘事取向諮商督導者的角色差異。

後現代敘事取向與傳統諮商督導取向，其思維大相逕庭，後現代敘事取向在督導功能上強調合作、非指導性與多元觀點，而傳統諮商督導則看重考核、評量、提升諮商專業能力(Bernard & Goodyear, 2009)。隨著這不同的思維，

則會帶出不同的督導風格與聚焦的方向。因此，本文聚焦在論述傳統取向與後現代敘事取向督導間的差異，先從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帶入傳統與後現代敘事思維的差別，進而聚焦在督導者角色的不同視框，希冀促進兩者間不同思維的對話，文中兼納入我個人在諮商養成歷程中「被督導」的經驗，去看待傳統取向的督導者，以及我身為一個後現代敘事取向新手督導者的實踐歷程。

貳、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觀點

自九十年代起，後現代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崛起，是一個對現代主義作出批判的運動，它反對以實證主義的模式去理解世界，並對那些「理所當然」的假設、謂之真理的想法，採取批判的態度。Payne(2006)指出透過閱讀、思考、以及實務工作，治療師可以採客觀、專業的角度，牢記這些知識，透過分析、評估、理解當事人帶到諮商環境中的議題，其背後未被認知到的事實，後現代假定個體有對自己生命的理解，故事是有影響力的。由此，可以瞭解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相對應的是一種文化與觀念，並非是年代上的劃分。White(2007)認為根據後現代主義的詮釋(interpreting)，意指個體不是以如其所示(as it is)，是以過去主觀的經驗所形成的方式來瞭解這個世界。因此，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從具體經驗所產生的生活經驗才值得被重視。而故事就是人們整理生活、理解經驗的最基本元素。透過選取不同的故事，編織成一個對自我身分及人際關係有重大影響的結論。

後現代主義者相信，人類在測量與描述世界的能力上，不管是以任何一種清楚準確的描述、普及適當的方式，都有其極限。他們和現代主義者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對例外所感到的興趣甚於通則。他們選擇去研究特定並具有脈絡的細節，而不是整體的歸納，會去注意差異性，而非相似性，現代主義者關心的是事實與通則，而後現代主義者關心的是意義(Freedman & Combs, 1996)。Payne(2006)認為後現代主義不是表示我們現在知道什麼，去思考如何做會比過去的知識來的好的行為，而是表示一種態度，我們並沒有專家知識，而且沒有所謂的真實，我們必須開啟新的思想，在知識領域裡所做的結論，永遠僅僅是知識中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在社會科學領域裡，Freedman和Combs(1996)提出四個對現代主義的質疑，也可說是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分別是：1.沒有絕對的真理、2.語言建構出現實、3.現實是經由社會建構出來的，以及4.現實是藉著故事組成，並得以維持。White於1990年指出傳統的精神醫療所建構的內化性知識，忽視且貶抑了當事人的論述的主權與豐富的詮釋能力，以內化性知識做為實踐的真理依據並進行通則性的解釋，造成學科知識與人類主體經驗的斷裂與差距。人應該是評估自己和問題關係的專家，所以沒有人比他更瞭解他自己與問題的本質，敘事治療的助人工作者並不以專家自居（廖世德譯，2001）。此外，Anderson與Gehart(2006)指出語言（包括已說的與未說的）亦是透過使用才產生意義，它是我們建構與瞭解所處

世界的重要工具。譬如以「字」、「詞」本身來說，它們並不具有任何意義，但是當放入社會互動與人際交換的情境中，它們即開始產生不同的意義。因此，語言也是具有流動性的。因著這樣的世界觀，後現代的概念不是提供一個「唯一真理」，也不是以「問題解決」的專家姿態，來協助每個受督導者。後現代敘事取向相信與尊重人的多元性與個獨性，更期待每個人可以發展出自己的「主體性」。

參、傳統取向與後現代敘事取向諮商督導者角色的差異

一、督導者的功能

「督導」(supervision)意指由有經驗、優秀且曾受過充分督導訓練的諮商人員所進行的一項專業工作。它是一種運用教導、諮商、諮詢、訓練和評鑑等方法而實施的一種有意義的工作督導的定義在於監督諮商師臨床工作的表現，以及保護個案的福祉(Bernard & Goodyear, 2009)。Holloway(1999)督導回饋是督導者對於受督導者的表現所做的反應，它提供受督導者有機會去檢視自己的專業能力，進而發展與案主工作的有效方法。督導的定義簡單來說，就是「監督」(oversee)(Bernard & Goodyear, 2009)。連廷嘉、徐西森(2003)針對督導者的經驗分析研究中，也發現大部分的督導者認為督導者是一個監督、把關的角色，有義務監督受督者，以維持諮商的品質，也非常看重考核與評量受督者的角色。許雅惠、

廖鳳池(2009)指出督導者如何針對不同受督導者給予適當的回饋，將反應督導成效，也間接對於諮商品質造成影響。因此，從傳統取向的思維來看，督導者的回饋可說是督導歷程中受督導者產生學習的重要條件，也是諮商專業成長必備的要素。督導者除了協助受督者在專業與個人方面的發展外，亦須擔任諮商專業的守門員角色。

Bernard與Goodyear(2009)指出督導理論的心理治療模式，已漸漸從沿習自傳統諮商理論的督導模式，如：心理動力、個人中心、認知行為、系統取向，拓展到後現代建構取向的敘事治療、焦點解決治療的督導理論。劉淑滢(2003)督導者應著其監督、教導、檢視、守門員的功能，像是個具備權威的太上皇。「守門員」所採取的姿態與位置，是專家、高人一等的，並且是採取一種「監控」的姿態，去「看」受督導者哪裡做不好，哪裡有問題，進而提供「正確」的指引與教導，讓他們可以做的更好。過去當自己身為一個受督者時，儘管督導者再怎麼溫暖支持，內在總是會有一股戰戰兢兢的感覺，在隱隱作祟，尋聲踏入，是那份擔心被批判、被認為有做不好的地方。督導者如果不是「監督」、「考核」，那麼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在督導過程中，要發揮的功能又是什麼呢？

Whiting(2007)指出在督導過程中，其中一個的挑戰便是：督導過程中到底包含了多少人？他指出當受督者在督導時，其中含括了諮商師與案主個人獨特的背景、性格、與觀點，受督者也只是選取其中的片段，來接受督導，而督導

者所聽到的，也只是「故事中的故事」罷了。因此，對於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來說，若是這些故事都是片段、個人化的，且散落在會談中，那麼督導者聆聽到的故事，所給予的建議，是否也容易失去了客觀性與脈絡？周志建（2008）則指出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不去預設一個「諮商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標準，反對「唯一的標準」，更不認為助人工作有唯一的準則。同時，Ungar(2006)也根據自己的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實務工作中，建構了六個督導者的位置與角色：1.支持者；2.督導者；3.個案諮詢者；4.訓練者／教師；5.同儕；6.促進者。這六個督導者所扮演的角色，相較於傳統督導取向又有何差異呢？細看其中在督導者與訓練者、教師這兩個的角色上，跟傳統取向的督導者有不同的內涵。其中，在督導者的角色上，著重在讓受督者變成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而非督導者希望她／成為的樣子，去找到屬於受督者本身的能力與天分；而在訓練者／教師的角色上，督導者是扮演一個知識分享者的角色，包含解構的技巧、或相關實務的經驗，督導者的位置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一種平等位置的知識分享，但非建議。

在自己擔任督導的學習歷程中，也發現督導包含了很多不同層次的對話、彼此瞭解的協商過程、以及創造有意義的互動歷程，去好好讓受督者述說他／她想說的故事，而非我想聽到的故事，或是變成這故事的編撰者。在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功能上，督導者與受督者的關係就是「為他人的存在開放空間」、「增加選擇和開啟空間的互

動」，減少督導過程中的暴力，避免施加督導者的意志於受督者身上。後現代取向敘事的督導者不會主動提供給受督導者「唯一的準則」，或期待受督者要怎麼做「才是對的」，後現代敘事取向尊重每個受督者有自己的諮商風格，更期待諮商師能看到自己的獨特之處，進而發展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諮商風格。後現代的諮商師乃是站在一個「不知道」(not knowing)的立場，透過「問話」訪問當事人，藉由各種不同的「問話」，提供案主反思(Freedman & Combs, 1996; White, 2007)，後現代取向的敘事督導亦是如此，同樣是站在一個「不知道」的立場，與受督導者進行訪問與對話，而不像傳統的督導所扮演的是一個「無所不知」的專家、守門員角色。

二、督導者的權力

依循著督導者的專家功能來看，變容易出現「上對下」的教導，而督導關係中權力位階的議題，也因著督導者具備「考核」、「評量」的功能，因此在傳統取向的督導過程中，權力議題容易被彰顯。權力議題如同性別議題一樣，缺乏性別意識與視框的人，便容易成為「性別盲」，因而看不見性別議題的存在，然而，督導者與受督者若缺乏權力意識，容易成為「權力盲」，便不覺得權力議題存在。Bernard & Goodyear (2009)指出督導關係是種階級關係，權力為督導關係的本質之一。國內連廷嘉、徐西森（2003）的研究發現受督者認為督導有其位階性，督導者與受督者呈現高位階／低權力的關係，督導者常

會給予建議，受督者習慣表示認同。蔡曉雯、郭麗安、楊明磊（2010）也發現受督者所知覺的督導權力來自於角色任務與位階差距。如同先前所述，督導者的角色任務，在傳統的督導模式中，容易造成權力位階的差異，身為一個傳統取向的督導者，也需留意督導關係中的權力議題。

後現代的觀點重視權力分析，聚焦在分析制度、知識、意識型態等潛在結構所形成的權力關係。權力因為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不易被覺察，其影響力遠大於其他容易被覺察的權力關係。諮商與督導專業傳遞特有的價值文化，當代主流的理論便代表了某種強勢價值。Breux(2004)以Foucault的權力學分析督導關係，發現諮商督導為特定知識與權力的強化和鞏固過程，特定價值觀透過督導的社會影響過程被催化與強化，強化了「受督導者視督導為專業成長與發展的重要來源」之觀點。當督導者滿足受督者的成長需求後，將更加認同這種價值與關係，特定價值與督導者權力則更加鞏固，諮商師也習於用這些內化的知識監控自己。敘事取向的督導重視治療者的知識是否壓制了案主，以及治療者與案主之間不同的權力(Freedman & Combs, 1996; White, 1995)。而Whiting(2007)也指出許多家族治療師會融合社會建構主義與敘事治療的概念在與個案的工作當中，這些概念強調合作的原則、非指導性與多元的觀點。在傳統的督導裡，當督導「直接傳授」自己的諮商經驗並以專家的姿態「教導」受督導者該如何做時，這種訊息的傳達，會使被督導者誤以為做諮商是有「唯一

答案」的。周志建（2008）認為如此不平等的權力壓迫過程，會出現兩種危險性，第一、會限制了受督導者的自主性與創意性，在上下、權威的督導關係中，被督導者很自然地會去服從、運用督導所教導的諮商技術、概念，無法教出一個擁有自己風格的諮商師；第二、在後現代的思維裡，要解構的是傳統心理治療的「單一的、化約的、制式的」，如同Freedman與Combs(1996)相信：人或問題的面貌，是多元的、獨特的、複雜的、浮動的（非靜止的），不把自己陷入「唯一真理」的框架中去看人、理解問題。

因此，後現代敘事的督導者與傳統督導者的角色差異是：一個是看到受督者身上的資源、特質及努力等待「被發現、被開發」，另一個是讓受督者對於所做的事等待「被指正、被教導」，這是兩種很不一樣的氛圍，也就創造了不同的權力關係。傳統督導者若是缺乏對「權力」的覺察，比較容易帶出的是「上對下」的權威教導關係，而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關係，比較像是一種「合作關係」，是平等的、陪伴的，是建立在一種彼此尊重、信賴的關係上的。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督導過程中的引導方式與帶給受督導者的感受，卻與傳統方式不同，其中的不同在於權力的觀點上。周志建（2008）指出敘事取向的督導所扮演的角色是「點燈者」的角色，而非「守門員」，他認為：所有來尋求督導的助人者，他們本身都不是「省油的燈」，本身必定已經具備了某種助人的「資源、特質」，或助人者已經為他們的諮商工作曾做過一

些「努力」，而這樣的資源、特質或努力，是等待被開發、被發現而已。我自己也很喜歡「點燈」這樣的隱喻，但這擔任新手督導的過程中，我也深感Whiting(2007)提出另一個比喻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並不是朝向一體多用(one-size-fits-all)的過程，督導者不是一個豐沛的知識加油站，幫受督者的空船加滿油，讓這艘戰艦啟航。對我個人來說，我也常把自己的諮商及督導的歷程，視為一種「陪伴」的旅程，與眼前的案主、案家、受督者一起去發現被主流故事所淹沒的故事，這「發現」就是一個「陪伴」的歷程，也是一個平等的對話過程。

當我透過敘事督導的問話去陪伴受督者時，也發現督導過程中，受督者會出現「啊哈」的頓悟，她／他「自然地知道該怎麼做了，這個是自發的，不是被告知教導的，當然我也發現當我急著扮演「專家」的權威角色時，這種「啊哈」的現象出現的頻率減少了，我眼前的受督者也盡責的扮演受督者的角色，認真的記下我的「專家知識」，而受督者也就內化了這些屬於我的知識。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與受督者雙方的知識能力極為重視，焦點在於促進選擇性的增加、支持、好奇心、對多元觀點開放、合作及謙虛的治療氛圍。與治療愛、安全及對觀點開放空間的精神做聯結，可以使督導者避免將自己的想法列為優先。藉由保持對不同聲音的開放，我們可以開啟空間並與受督者一起合作去建構，而非權力的壓制。

三、督導者的位置

在學習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中，常常會聽到有人會挑戰後現代的諮商或督導風格：「為什麼不看問題、不處理問題，這不就是她／他正要的嗎？」。同樣的，我也在思考諮商師的養成歷程，並非一蹴可幾的，有很多待學習與精進的地方，才需要被督導，這不就正是督導存在的意義與功能嗎？如果督導不給予正確的「指正」、「懸崖勒馬」，那麼如何養成一個提供專業服務的諮商人員呢？若沒有督導者的「把關」，那麼案主的權利與福祉何在？

此外，Bernard也於1979年根據多年在諮商督導與心理治療之臨床工作經驗及研究結果的推論發現有效諮商師須具備諮商歷程化技巧、諮商概念化技巧，以及個人化技巧，而有效的督導者在督導實務工作中須具備教師、諮商師，與諮詢師的專業角色(Bernard & Goodyear, 2009)，故提出區辨模式去區分督導者要根據不同的受督者的學習歷程，調整督導者的角色與位置。而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又是怎麼選擇自己在督導中的位置呢？

周志建(2008)認為敘事取向不做權威式的指導，並不代表敘事不能提供受督導對於自身諮商工作的反思與進展，且要小心避免權力的壓迫。Freedman與Combs(1996)敘事對人是有著「極樂觀的相信」，因此也帶出了相信眼前的受督者都是能自我負責的，並且都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與善意，去從事她／他的諮商工作。許韶玲、蔡秀玲(2007)提到許多受督者在前來督導

時，若是遭遇了督導者的批判，內在常會引發負向的感受。因此，針對前來接受督導的諮商學習者，督導者若能先用欣賞與敬佩的角度，去看到受督者在諮商過程中的努力，相信可以減少受督者在督導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負向感受。

周志建（2008）認為後現代敘事取向督導者的位置，並不是站在專家的高姿態，而是以一個合作者的姿態，帶著好奇與尊重的態度去訪問諮商師，透過某些敘事的問話（例如：解構的問話、見證性的問話、外化的問話等），讓諮商師從自身實踐的經驗中，對自己與案主的諮商歷程產生深刻反思。然而，這樣的反思跟傳統督導取向的差異又在哪裡呢？督導者只需透過解構性的問話，引導受督者有自發性的反思，這種自發性的反思，可以讓諮商師自我覺察並自己「長出」問題解決的智慧，而非由督導者建議、告知。Ungar(2006)指出敘事取向督導者的角色是彈性的，每一個角色反應了敘事取向對多元性的看重，在督導的過程中，督導者與受督者共同建構(co-construction)了受督者的實務工作。Ungar(2006)分享了自己在實踐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的位置時，也提到督導者可以反思自己是怎麼建構對於督導者的自我認同、找出認同對於受督者是沒有幫助的內涵，最後發展一個新的自我認同，他提到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符合受督者的需求。身為一個督導者，提供受督者依據自己偏好(prefer)去述說身為一個諮商師的生命故事，讓受督者有機會從他們認為是有效率的諮商中，去建構自己的認同，而且是與個案同在的。這與後現代的治療師也是一樣的，

希望去建構個案的認同。

White(2007)強調當治療師是以地方性的知識(local knowledge)的角度提供自己的經驗，而非以專家身份提供意見時，觀察者誤差和地位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就會下降。專家知識和權力的解構，開啟了分享想法、改變與成長的共構性空間，並更能對治療師「反身性過程」(reflexive process)有所幫助。所謂的地方性知識，在我自身實踐督導者的過程中，我希冀這樣的督導過程，我的位置是流動的，協助受督者如何型塑自身認同的過程，她／他的相信是什麼？這又是如何來的？對自己的重要性又是為何？常常透過這樣的問話，可以讓我找到受督者的地方性知識，而這些就像認知治療中的「基模」，形成受督者如何看待與解讀世界的一套系統，後現代的敘事治療不在於修正這樣的地方性知識，而是透過解構性的傾聽與理解，讓受督者對於自己的地方性之事發展出屬於自己偏好的自我認同。

周志建（2008）敘事的督導，不只是光重視助人者所做的「事」，也很自然的會回到「人」的身上去做「反思與看見」。因此，敘事的督導自然會帶出助人者自身的價值與生命的反思。這樣的反思，也是自發的，因此在敘事的督導關係裡，諮商師很少需要去防衛自己。所謂的反身性過程的實踐，則是在督導過程中，透過我的問話，讓受督者能進行內省式的、反求諸己的檢視性問話，檢視自己的意圖、介入、想法、價值觀是否透明？如何的影響諮商情境與對話？治療師目前的視框資源又有哪些？藉著這些對自己、對諮商現場以及對個

案的俯視，來增加助人工作者與個案可用的資源和檢驗可能出現的謬誤，這樣的歷程像是一套後設的歷程，讓受督者如何看待案主有一更透明公開，且嚴謹的思考向度，此外如同Ungar(2006)提到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位置是流動的，且也重視督導者不是躲在自己的背後思維中，督導者的透明化，營造督導者與受督者能有一個可以彼此對話的平台。透過多元的「視框」，讓我在面對受督者時，也試著以貼近複雜多元化的生命個體的謙卑角度，去理解我們對生命的「無知」(not knowing)。

肆、結語

本文介紹了傳統與後現代敘事取向督導者的角色，重點不在於區分哪一種是比較好的方式，希冀透過不同思維的介紹，開啟督導者多元的觀點。後現代敘事取向企圖透過語言及對話來尋找及穩固受督者的內在力量與資源，帶著對權力的敏察，彈性的調整督導者的位置，陪伴受督者。在自己的實務經驗中，也發現到治療師所選擇的語言和假設，會影響到治療中獨特氣氛的創造，在督導的氛圍中亦然。在這十年自身所接受後現代敘事取向及家族治療的過程中，發現來談案主或家庭成員如多數一般家庭一樣，他們只是遭遇到不同困難生命經驗的挑戰，當案主或家庭帶著他們的問題尋求治療時，那是因為他們所遭遇的困境問題所需要的解決，與內在資源的對話無法發生之故。相同的，在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來說，督導者知道帶著問題前來的受督者是極渴望從問題中掙脫，而且受督者的生命經驗中

所蘊含的資源，遠比他們對問題有關的敘事內容更多，而這些資源與力量常常因為被問題所困住，而成為「背景」，且不容易被看到。

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透過敘事的問話與支持，協助受督導者自我覺察與反思，並尋求其自身的內在智慧，用實踐者本身的資源來幫助自己便能在督導的過程中能真正看到自己的能力、資源與智慧。這個學習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過程中，我也常提醒自己在看待受督者的專業陪伴時，需要考慮其歷程脈絡、督導者有責任和受督者一同建構其真實，以及對於複雜精細的語言的敏感和靈活反應是重要的督導工具，這些反思的過程著實讓我在聆聽受督者的生命與專業故事時，多了更多豐富的角度。督導歷程中一切對話的基準點，是以一種非病理的方式來概念化和描述受督者在主流故事下的難題，在與受督者對話的同時，避免對受督者提出簡單的建議和看法。當督導者能留意到大的文化脈絡以及權力議題，並探索受督者的資源所在、挑戰督導者自身的假設和偏見，並擴大自己對文化、性別、精神和性別上的差異時，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者，便是流動並且充滿無限可能性。

參考文獻

- 周志建（2008）。點亮一盞明燈：後現代敘事取向的督導概念與作法。**諮商與輔導**，269，2-7。
- 許雅惠、廖鳳池（2009）。督導回饋對受督導者之衝擊與諮商行為影響之研究。**新竹教育大學學報**，26，1，23-92。
- 許韶玲、蔡秀玲（2007）。督導必然是正向學習經驗嗎？論負向督導。**輔導季**

- 刊, 43(1), 20-25。
- 連廷嘉、徐西森 (2003)。諮商督導者與實習諮商員督導經驗之分析。《應用心理研究》, 18, 89-111。
- 廖世德譯 (2001)。White W. & Epston D. 著。《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台北：心靈工坊。
- 劉淑滢 (2003)。再看諮商諮商專業督導。《應用心理研究》, 18, 19-22。
- 蔡曉雯、郭麗安、楊明磊 (2010)。督導關係中的權力意涵研究——受督者觀點。《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27, 39-77。
- Anderson, H. & Gehart, D (2006). *Collaborative Therapy: Relationships and conversation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NY: Routledge.
- Bernard, J. M. & Goodyear, R. (2009). *Fundamentals of clinical Supervision*, 4th edi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 Breaux, D. N. T. (2004).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utility of the revised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survey*.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Mississippi.
- Freedman, J., & Combs, G. (1996). *Narrative therapy-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reality*. New York: Norton.
- Holloway, E. L. (1999). A framework for supervision training. In E. Holloway & Carroll (Eds.), *Training counseling supervisors* (pp.8-4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ieb, R. J. & Kanofsky, S. (2003).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control mastery theory: An integration with narrative therap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0, 3, 187-202.
- Payne, M. (2006). *Narrative therapy* (2nd ed.). London: sage.
- Ungar M.(2006). Practicing as a postmodern supervisor.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2, 1, 59-71.
- White, M. (2007).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New York: Norton.
- Whiting, J. B. (2007). Authors, Artist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 case study of narrative supervi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5, 2, 139-150.